

# 梦回山口洋(五)

## 作者：夏明

刘吉昌携林葵香安家红沙港，上任的第一天，刘老大身穿白色的公务员制服，戴上白色的大沿帽，帽子上的公务员标识非常醒目，刘老大显得英气逼人，走上仕途。

刘吉昌公务顺风水，葵香相夫教子，三年抛俩生下儿子天和、坤翔。

亲民的刘老大官运亨通，很快就升任百富院镇的老大。配备的房子更宽敞，家私也换上铁木、红木的大衣柜、五斗柜、茶几和古色古香的中式大床、小床；时尚的玻璃器皿，新款的陶瓷用具样样俱全。橱柜里的高丽参、西洋参以及当归、熟地、甘草、羚角、燕窝、鱼翅、鲍鱼常备。孩子们衣着光鲜，葵香坚持不请女佣，自己操持家务，打理得井井有条。家中窗明几净，清洁温馨。乡下土著送来的鹿角标本衣挂擦得晶亮，安在客厅恰当的位置，荷兰同事赠送的八音钟准点敲响，使客厅更显富丽堂皇，小康之家，令人羡慕。葵香在百富院生下女儿梅媚、三儿秋翔。

1936年——1939年，刘老大调任邦戛属下的假狮村，周围有老百姓称“鸟都飞不过”的连片种植

园，椰林正值丰产期，税收占比西婆罗洲税收的半壁江山。刘老大干好了，升任甲必丹是十拿九稳的事。

葵香又为刘老大生下小女桂媚、儿子德翔。

刘老大尽职尽责，工作非常敬业。他自带干粮药品走遍种植园的每一个角落，访贫问苦，把自带的药品送给有需要的村民，因为村民都是客家老乡，种植园的主人有了丰厚的收益，都到纷纷山口洋、邦戛、三发甚至坤甸建房安家，享受荣华富贵。留在椰林下的都是从金矿、锡矿赎身出来的猪仔或他们的后代。村民们也乐意和刘老大聊家常，觉得刘老大比过去金发碧眼的荷兰老大更加亲民，种植园的主人及打工的村民经常提出修建排水渠、桥梁、公路等等建议，希望刘老大反映给政府，改善种植园周边的劳动和生活条件，并希望加大椰制品的销售和出口的渠道。

到年底，刘老大风尘仆仆的奔走了三个多月，赶回假狮村，又马不停蹄的张罗着到邦戛政府去上缴税金、递送报表、汇报乡情等事。

一大早，刘老大骑脚踏车出发，顺便

把即将过期的子弹拿去更换。政府给刘老大配备了一把手枪和一枝长的火药枪，用于维持乡间治安，刘老大很少使用，乡间治安相对安稳。

骑行一个多小时，到码头上渡船。

“刘老大，那么早啊！”船家何伯热情的招呼。刘老大经常出入，在船上喜欢与何伯聊家常，交谈十分投缘。

假狮村是在邦戛河口的半岛上，走陆路的话，要绕很大一个圈，而且是崎岖的山路，所以人们出行都选择渡船。何伯在这里摆渡已经有好多年头，从假狮的码头到邦戛上岸要航行一个多小时。

刘老大到镇政府办完事已经晌午，天气闷热，似乎将要下雨，到药行去给常备药箱补充药物，由于量比较大，携带也不方便，而且有些药还没到货，药行答应过两天会送货上门。刘老大急着回去办别的事，就顺手在街边买了几块面包回渡口上了渡船。何伯帮着把脚踏车安放好，看到刘老大干啃面包，就开了一碗椰子水给他。

“看样子好像要下雨。”何伯说。

可是此时太阳正猛，而且热得难受。“难道要下日头

水？”刘老大一心只顾考虑工作的事，这时候才注意到天气的变化。

果然，不一会，就在渡船即将到岸的时候，一阵狂风扫过来，在猛烈的阳光下，倾盆大雨瓢泼而下。到岸以后，何伯说“老大，这日头水（太阳雨）很毒的，容易中暑、感冒，你还是等一等吧。”

看来这雨一时半会停不了，刘老大犯了愁。

刘老大牵挂着村里的事，约好晚上要到几个村民家调解他们之间的纠纷，还有政府的几份报表要补充填写，年底的事特别多。

过一会，雨势比较小了，刘老大决定上岸。何伯看

劝不住，就拿了一个旧油桶和一张帆布，让老大把文件和子弹包裹好放在油桶里，用亚答叶盖好，绑紧在脚踏车尾架，又把自己的笠帽给老大戴上：“我船上有蓬，淋不着，你下次出来才还给我好了。”

刘老大谢了何伯，推着脚踏车上岸。骑行了一会，盖住油桶的亚答被风吹走了，他不放心油桶里的文件和子弹，脱了外衣去盖油桶。雨渐渐停了，但刘老大只穿着背心，已经全身湿透。

本来已经三个多月奔走，身体已经十分疲惫，抵抗力低下，给这场太阳雨一淋，当晚又去村民家调解到深夜，刘老大

